

成语溯源

“蹊田夺牛”与陈国

柳岸

“蹊田夺牛”这个成语,意思是罪轻罚重,出自楚庄王灭陈。楚庄王是春秋五霸之一,他是继齐桓、晋文之后的第三位霸主。春秋时期的霸主都不是等闲之辈,打着“尊王攘夷,济弱扶危”的旗号,充当诸侯的实际首领,所谓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既然都是济弱扶危,楚庄王为什么要灭掉陈国呢?因为陈国发生了内乱。

陈国为何发生内乱,因为一位女子,一位被刘向贴上“孽婬”标签的女子夏姬。刘向《列女传》收入一百多位女子,分为七类为她们贴上了标签,最后一类是《孽婬传》。刘向对夏姬的总结:“夏姬美好,灭国破陈。走二大夫,杀子之身。贻误楚庄,败乱巫臣。子反悔惧,申公族分。”这段话说了很多故事和事件。关于夏姬的故事,我在《夏姬传》里有详细书写。夏姬究竟怎样造成了陈国的内乱呢?先说一下她的身份,她是郑穆公的女公子,下嫁陈国司马夏御叔,是她丈夫的氏,姬是她的姓,她有一个著名的儿子夏征舒。所谓的陈国内乱就是指夏征舒弑君自立这件事。

夏征舒弑君确实跟他母亲有关,夏征舒十三岁那年父亲战死,夏姬孤儿寡母,被丈夫的同僚公孙孔宁盯上,遂与之私通。孔宁实在不是个东西,又把夏姬引荐给好友仪行父及国君陈灵公。陈国君臣三人皆通于夏姬,不理朝政,荒淫无度,公然在朝堂之上宣淫,以至于周王卿单襄公过陈时,无人接待,于是便有了著名的《单子知陈必亡》之论,此一篇宏论,让陈国遭殃后世。夏征舒十八岁那年,被封为司马,估计也有他母亲的功劳。夏征舒为谢君恩,在其封地株林接待陈国君臣,席间陈国君臣戏谑司马夏征舒,说他是个野种。夏征舒不甘受辱,一怒之下弑君,

太子逃跑,而后他自立为君。当时,无论什么情况下弑君都是大逆不道,都会遭受讨伐,即使周王无力讨伐,霸主也会讨伐。当然,也有化危为安的,比如宋国的宋文公、齐国的陈常,这都是超凡智慧之人,很显然夏征舒并不具备这种能力。

恰此时,楚庄王“三年不语”之后雄起北上,亲率大军讨伐郑国。郑国迫于淫威而请和。楚庄王便下令郑、陈、楚在陈地辰陵会盟,出使陈国的正是楚大夫屈巫。屈巫是位行人,也就是现在的外交官,曾出使过陈国,对夏姬早已有情,便建议楚庄王出兵陈国平乱,而他也想借机娶回夏姬。

于是,楚庄王便率领楚军,浩浩荡荡奔赴陈国讨逆。陈国岂是楚国的对手?况且夏征舒刚刚即位,内外交困,于是陈国兵败,夏征舒被车裂,悬首陈国栗门。

接下来就热闹了,如何处置夏姬?颇为惊心动魄。夏姬美名远扬,楚庄王一见难以自持,当场表示,要把夏姬纳入后宫。一旁的屈巫着急得要死,要知道他就是奔着夏姬来的,岂料半路杀出一个楚庄王。于是,屈巫急中生智,对楚庄王说:君王是打着大义的旗帜来陈国平乱的,到头来却纳了陈国君太夫人,诸侯们都会说你淫佚,有辱圣明,还怎么能为诸侯之伯啊?楚庄王在霸业与美人之间取舍,选择了霸业,为了霸业望色兴叹。

屈巫总算舒了一口气,可那边的司马子反又来了,他也被夏姬所倾倒,请庄王把夏姬赐他为妻,说他没有妻室。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屈巫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女人就这样被“抢”走,连忙“黑”夏姬,说她“杀三夫一君一子,亡一国两卿”,没有比她更不祥的,天下好女人多着呢,司马何必娶她呢?子反一听烦了,说

你是不是想自己留着呢?屈巫忙说,我哪敢啊?庄王也劝道,如此不祥我听着都害怕,司马还是算了吧?子反只得作罢,庄王就把夏姬赐给了楚将连尹襄老。屈巫死的心都有了,可是君命不敢违啊。屈巫是个绝顶聪明之人,从未放弃对夏姬的追求,待襄老死了,庄王也死了,屈巫终于娶了夏姬,两人去了晋国,这是后话。

还说楚庄王,车裂夏征舒,把夏姬赐给了襄老,灭掉陈国,置为陈县,把陈国的大臣都迁移到楚郢都,把夏氏族人迁往楚国境内建立夏州,把司马子反留下来做陈公。这是公元前598年,陈国第一次灭国。

那么,陈国又是如何复国的呢?

灭掉一个中原的侯国,对于荆蛮子爵的楚国是莫大荣耀。楚庄王灭陈回楚,举国欢腾,满朝皆贺。独自一人没去凑热闹,他就是申叔时。楚庄王讨伐陈国的时候,申叔时奉命出使齐国,回来时楚庄王已经大功告成回到了楚国。这么大的事儿,你申叔时既已回楚,总要有个态度吧,不吭不响是何用意?楚庄王很生气,就找人去责让申叔时。

申叔时见君王责让,慌忙来到王宫,对楚庄王说,我能申辩一句吗?楚庄王说,可以。于是,申叔时就讲了“蹊田夺牛”的故事。说一人牵着牛,践踏了别人的庄稼,庄稼主就把牛给留下了。如果让君王问官司,该怎么断呢?楚庄王说,踩坏了庄稼固然不对,但把牛留下就有些过分了,我会责让牵牛的人,把牛还给那个人。申叔时说:君王是何等圣明啊。怎么对待陈国就不一样了?楚庄王忽然明白了自己的过错,他说,我该怎么办呢?申叔时说,让陈国的臣子们都回去,扶助陈太子即位,复封陈国。

申叔时是谁呢?他的全称是

申公叔时,申是楚的申县,他是以前封地为氏,称申氏,公是爵位,叔是字,时是名。按照当时的用人原则,他应该是单姓,楚国国君宗室。周朝封诸侯,是按照公、侯、伯、子、南等级封的。真正的公爵级诸侯国据说有7个,有史料佐证的只有宋国,所以宋国的国君在活着的时候称宋公,而其他的国君,活着的时候都称侯,死了之后谥号才称“公”。齐桓公、晋文公、鲁庄公等都是谥号,而他们活着的时候都是称齐侯、晋侯、鲁侯的。楚国初封时是子国(子爵级),国君称楚子。楚国做大,熊渠当时曾封三个儿子为王,迫于周厉王的压力撤封。到了春秋早期,熊通当国时自己称王,他就是楚武王,和郑庄公、齐僖公为春秋三小霸主。楚武王灭掉了权国置为权县,把县级负责人称公,可见是何等僭越。申县原是中国,被楚文王灭国后置为县,申公就是这么来的。由于申县地理位置比较特殊,是楚国的北方门户,所以封为申公的都是朝中重臣。

叔时被封为申公,可见也是朝中重臣,而且贤明,因此楚庄王非常重视他的意见。而他在灭陈的这件事上,没有人云亦云地去吹捧楚庄王,而是选择了沉默,等楚庄王遣人责让时,他才说出了自己的主张。

楚庄王是位贤明的君主,纳谏如流,知错就改,包括纳夏姬,还有后来的葬母等事件,可见霸主也不是浪得虚名。话又说回来了,申叔时也是知道君王贤明,才敢如此谏议,明君贤臣,是诸侯国强盛的基础。

果然,楚庄王采纳了申叔时的谏议,复封了陈国。陈国虽然复国,却由此衰微,时隔63年,陈国再次被楚国灭掉,也是因为内乱。“蹊田夺牛”虽为过激,但若不蹊田,岂有夺牛之“祸”?②8

翰墨抒怀



雷中岫作

2020年7月2日上午,奉母镇奉母城村王氏后人、有剪纸王之称的王银生给我打电话称:族人在南岗王家坟打墓时挖到一块石板,上边刻有字,问这有没有啥说法。接电话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那是当地旺族王氏祖茔地,明末清初的“父子双进士”王鼎镇、王遵训就葬在那里,带字的石板很可能是一块墓志铭。我立即告诉王银生,快说服族人,暂停打墓,待县文物部门去人看后再说。

紧接着,我联系了西华县文物管理所王伟胜所长。他听了情况介绍,立即与县文化广电旅游局分管领导董全胜一起赶到现场,初步认定这是一块清代墓志铭。之后,王伟胜所长又先后两次邀请周口市博物馆馆长周建山等到奉母实地考察。他把墓志文字拍下来,交青年书法家李海波诸字硬笔正楷抄写。复印后亲送我手,由我转送白保迎先生,供其研究整理。因墓志文字字密,竖行繁体又无标点,个别字迹模糊不清,白保迎先生在县姓氏文化群里多次征求意见后,将整理稿发表在第12期《西华姓氏文化》上。作者署名何保胜,是一个拼凑名,何即何建华,保即白保迎,胜即董全胜。

2023年4月14日,我陪同在周口工作的西华籍文化学者段文、理勤曾,专门到奉母对该墓志进行考察。段先生一向学风严谨,文化功底深厚,对墓志的断句识读多有真知灼见。

多位专家一致认为,该墓志虽说年代不算太久,但把墓主和志文撰写者、书丹者等联系起来看,就显现出非同一般的历史文化价值。墓志的主人王鼎泰,为奉母城村明崇祯四年进士王鼎镇的堂弟。墓志的撰文者,为墓主人的堂侄,即王鼎镇的次子、清顺治十五年进士王遵训。墓志盖的额文由王鼎泰的族弟、清康熙九年吏部拣选知县王鼎基题写,书体为篆书。以朱砂书文者,是王遵训的叔伯兄弟、清朝举人王邦哲。

王鼎泰,字否叔,别号体三,生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少年聪颖,弱冠之年,为博士弟子员(秀才)。其性情淡泊,不求做官,以诗酒自娱。中年时患脑梗,留下“僵其舌”(舌僵硬,说话不畅)的后遗症,但他脑子灵活,富有才情。在其堂兄王鼎镇向朝廷告老返乡回到奉母期间,受堂兄鼓励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曾任儒学训导,待赠登仕左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十月,82岁的王鼎泰去世。十二月,其重孙王■文为其刻立墓志,刻石者王继明。

王鼎镇、王遵训,在西华奉母被誉为“父子双进士”(当地人口头称为双翰林,不确),属文人名宦,是当地王姓族人的骄傲和荣耀。

王鼎镇(1598年~1667年),字禹烈,号半隐。明崇祯三年(1630年)庚午科举人,崇祯四年(1631年)辛未科进士。初授西安府推官,行取考选授广西道监察御史巡按淮扬,转任四川北道监察御史,改任湖广衡永监察御史,擢任尚宝司少卿、应天府丞。入清后,官至江南驿传道、按察司副使。后以侍御(儿子王遵训为顺治皇帝文学侍从)覃恩(受皇上恩泽而封赏)进阶中宪大夫,正四品。著有《四书略》《傲病草》《南巡封事》《半隐山堂遗集》等。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与本县进士吴中奇同修《西华县志》。

王遵训(1629年~1688年),字子循,又字澹庵,号信初。王鼎镇次子。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甲午科举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戊戌科二甲第一名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授监察御史。巡按陕西、甘肃、洮宁府等处,督理茶马事务。康熙六年(1667年)秋八月回乡为父守孝,期满后补九江道监察御史。不久,回乡为母守孝,期满后补湖广道监察御史。康熙十年(1671年)晋升太常寺少卿掌河南道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乙丑科殿试充任阅卷官。迁通政使司右通政,转左通政。不久,升都察院事左金都御史,又晋太常寺卿,再升户部右侍郎,四个月内,屡被擢升,实为罕见。先后五次充任乡试、会试、殿试阅卷官。他居官清廉,敢于建言兴利除弊。诰授通议大夫(正三品),终年六十岁。著有《余清轩诗集》《击楫草》《疏稿焚余》《小窗杂著》《初学文资》《广数汇考》等。

王鼎镇与王鼎泰叔伯兄弟身份关系的确认依据,可参见段文先生的《王鼎镇诗文集校注》一书。如《上元送家弟体三回里》《和家人弟体三五景》《代短舌子和体三韵》等已很能说明问题。体三即王鼎泰别号,“短舌子”更是毫不掩饰地直接点明因“僵其舌”而说话结巴的堂弟老三了。“闻道否叔酿更佳,可容明日一开口?”更是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向弟弟要酒喝了。否叔,是王鼎泰的字。②8

古物新语

清代王鼎泰墓志

何建华

诗词周口

苏轼三次至陈诗作中的陈州风情

常全欣

烟火动村落,晨光尚熹微。
田园处处好,渊明胡不归。
我行无疾徐,轻楫信溶漾。
船留村市闹,闻发寒波涨。
——苏轼《出都来陈,所乘船上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为和之 其三》

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先后三次来到淮阳,写下的部分诗作记录下了北宋时期的陈州风情。上述诗句,就是苏轼第一次到淮阳时所作《出都来陈,所乘船上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为和之》的一部分。

苏轼的三次陈州之行,《周口日报》曾刊发耿险峰撰写的《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陈州行迹及诗文探踪》,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其经过。据耿险峰文记载:苏轼第一次到陈州是熙宁四年(1071年)。第二次来陈州是元丰三年(1080年)正月,经陈州前往贬谪地黄州。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在颍州赴任的路上再次路过陈州。三过陈州,唯第一次的经历最令他难忘。

公元1067年,宋神宗继位,推行王安石变法以图强国。但是求变心切,反而加剧了社会阶层矛盾。苏轼连续上书反对,却遭到御史弹劾,诬陷。苏轼请求避开,获职杭州通判,熙宁四年(1071年)七月,苏轼出朝离京前往杭州赴任。他走的是水路,舟行颍水到达陈州,苏轼停留这里和他的弟弟、在熙宁三年到此任陈州教授的苏辙相会。

舟入陈州境内,苏轼见到这一派锦绣,绿意盎然,心中顿生诗意,写下《出都来陈,所乘船上



何辉摄

有题小诗八首,不知何人有感于余心者,聊为和之”,记录下了颍水两岸的美景。

苏轼此次在陈州,一共逗留了两个多月,和弟弟苏辙一起与陈州知州张方平、“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畅谈人生,品论文学,创作佳品。据《淮阳县志》记载,“是时,弟辙教授陈州,试过之。盘桓太昊祠、铁墓、柳湖、开元寺等诸名胜,题咏甚多”。需要补充的是,张耒在陈期间创作了大量与陈州有关的诗词,他的《西华道中》《鹿邑道中》《项城道中》《沈丘道中》,记录下了他在周口一带的所见所闻,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看。

苏轼三过陈州,也说明了陈州在北宋时期地位之重要,固然

有望望弟弟苏辙的主观需要,但陈州是入杭水上必经之路更是客观条件。苏轼的入杭赴任路线,是舟行水路,入汴河,进金水河、惠民河,再行蔡河入颍水至淮河,沿京杭大运河到杭州。蔡河从一条远古的运河演变而来,使陈州从战国时期一直到宋朝,稳居重要交通枢纽位置,特别是在宋朝时期,蔡河多次疏通,舟楫如梭,“年运江淮粮米数十万石,以级兵食”。

通过苏轼的这组诗,我们可以看出蔡河、颍水水运之发达。船闸出现在了蔡水之上,据《宋史·河渠志》记载:“犹以其浅涸,故植木横栈,栈为水之节,启闭以时”,用简易的蓄水木结构的节制闸控制河水,解决河枯水浅航行困难问题。陈州置有惠民闸。《汴京遗

迹》(卷七)说“……惠民闸在陈州门外,……俱为蔡河而设”。蔡河、颍水通行无阻,也可以从其《和子由柳湖久渴忽有水,开元寺山茶旧无花,今岁盛开二首》的“回瞻郡阁遥飞檐,北望横竿半隐堤”得以印证。

《宋史·地理志》称陈地“民风淳厚,勤俭质朴。重礼仪,勤耕耘”。据史料记载,宋朝时期,政局相对稳定,为发展生产,至道二年(966年),京西劝农使陈靖来到陈州劝农垦田,陈州农业经济得到快速复兴,数次向皇帝“献瑞麦”,以表丰收之喜。如此,就印证了苏轼诗中北宋陈州的乡野模样:村落沿河摆布,茅屋炊烟袅袅,岸边青草蒲绿,舟下蛙鸣水清,一派和谐景象,着实令人向往!②8